

# 文學常談

吳宏一



聯經文學 83

文學常談

吳宏一 著



聯經文學 ㊸  
文學常談

79.04.1058

---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初版  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  
Printed in R.O.C.

定價：新臺幣一八〇元

著 者 吳 宏 一  
發 行人 王 必 成

---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
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  
電 話：6425518·3620137  
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-3號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

---

ISBN 957-08-0139-5

· A 81033 ·

# 目次

—

屈原其人其辭	三
論近體詩的形成	二二
「畫」說唐詩四傑	二七
王維的輞川詩	三五
李白的痛苦	三三
天勢圍平野	
——讀「重登鶴雀樓」	四七

目次

(一)

附錄：余光中「重登鸛雀樓」 五

徐復觀「答薛順雄教授商討白日依山盡詩」

六〇

余光中「三登鸛雀樓」 六六

「漢武」和「明妃曲」 七五

晚明的詩壇風氣 八一

「韓國古典詩話之體裁與其內容」講評

一〇三

洗兒詩 一〇九

王士禛的三首浣溪沙詞 一一三

## 二

洪水神話的意義 一二二

策士的智慧 一二九

六朝鬼神怪異小說與時代背景的關係 一三七

漫談武俠與武俠小說 一七七

俠情與俠義 一八三

從俠義觀念到武俠風貌 一九一

我推薦《紅樓夢》 二〇三

林黛玉與薛寶釵 二〇五

紅樓夢的悲劇精神 二二五

隨園與大觀園 二四一

## 附錄

《文學常談》各篇發表年月 二四五

—





## 屈原其人其辭

〈離騷〉是一篇擲地有聲的長詩，上承風、雅，下啟漢賦，在文學史上佔著一個重要的席位，它的作者便是逢時不祥、遭世罔極的屈原。

屈原名平，生於楚宣王二十七年（紀元前三四三年）<sup>①</sup>，是楚王的同姓大夫，楚懷王時曾做過左徒的官職<sup>②</sup>。他不僅才智高人一等，而且辦理政治，外交方面的能力，亦非常人所能及。據《史記》的記載，屈原這個人「博聞強志，明於治亂，嫻於辭令。入則與王

① 一云紀元前三四〇年。

② 左徒之職相當於唐朝的左拾遺。

圖議國事，以出號令；出則接遇賓客，應對諸侯。」你說，這樣一個才智雙全的人，怎麼不叫楚王青眼相加？怎麼不叫「與之同列」的上官大夫靳尚之流「爭寵而心害其能」？自古多才招人妬，屈原不幸做了這句話的註腳。

終於，上官大夫陷害屈原的機會來了——

有一次，楚懷王叫屈原擬草憲令，屈原剛剛寫成草藁的時候，被上官大夫看見了，覺得屈原擬的憲令很好，因此想據為己有，以自伐其功，自施其勞。但被屈原一口拒絕下來，於是上官大夫惱羞成怒，便到懷王的面前說屈原的短話，說：「皇上，你叫屈原擬草法令，這是眾所週知的事情，也是皇上的恩賜，但臣聽說屈原每擬成一篇草藁，便這樣自誇的說『這種事沒有我屈原是做不成』……」懷王聽了上官大夫的話，信以為真，勃然大怒，從此便疏遠了屈原，屈原一生坎坷寂寞的命運，也就從此拉開了序幕。

後來屈原每想起這段被讒的往事，就不能自己，他對進讒的上官大夫固然怨恨，對於聽信讒言的楚懷王也有不滿之心，故《史記》說此時屈原「疾王聽之不聰也，讒諂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憂愁幽思，而作離騷」。

③這是史記的話，歷來有些考據家考證的結果，認為離騷是屈原被放逐後後期的作品。

屈原忠貞愛國，正道直行，反而被讒，失去了為國為民服務的機會，當然是心懷怨忿的。所以《史記》又說：「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盡智，以事其君，」然而呢，「信而見疑，忠而被謗，能無怨乎？」誰處於屈原的地位，誰能無怨！

這不只《史記》上這樣記載，屈原自己的騷賦裡，也可以找出很多的例子。可見人稟七情，情之所至，發為文章，自然表現於字句之間；也可見文學到底離不開人生，杜甫的詩固然是他的自傳，李白的詩何嘗不是他對人生以及當代事物的所見所感？所以現在我們且從屈原中找一些例子來看看屈原自己描述的心情。他說：

「竭忠誠以事君兮，友離群而費脫，……事君而不責兮，迷不知寬之門。」（惜誦）  
但「眾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謠諑謂余以善淫。」（離騷）

所謂「眾女」就是指上官大夫等人，也就是他常常提到的「黨人」「讒人」。

「夫惟黨人之鄙固兮，羌不知余所臧。」（懷沙）

「蔽晦君之聰明兮，虛惑誤又以期。何貞臣之無辜兮，被離謗而見尤。」（惜往日）  
「君無度而弗察兮，使芳草為蕪幽。弗省察而按實兮，聽讒人之虛辭。」（惜往日）  
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齎怒。」（離騷）

從上面這些零碎的辭句中，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屈原對於那些「蔽晦君之聰明兮，虛惑

誤又以期」的讒臣們如何的怨恨，對於那「荃不察余之中情兮，反信讒而齎怒」的楚懷王如何的不諒解了，因此才辜負了「余之蛾眉兮」而使「芳草為藪幽」了。

在「惜往日」一辭中，屈原對於被讒之事有一段比較完整的自白，比起前面那些零亂的句子，當然是要具體得多了。他這樣的寫著：

惜往日之曾信兮，受命詔以昭時。

心純龐而不泄兮，遭讒人而嫉之。

「君含怒而待臣兮，不清澈其然否？」所以屈原被疏遠了。

這時正是戰國霸主互相爭權，也正是秦王實行兼併天下之時，楚國是一個大國，雄據一方，與齊國併肩作戰，剛好可以阻止秦國的侵略，秦國看出這點，於是採用了張儀的離間之計，企圖分化齊楚的合作。

於是，張儀帶了一些寶器珍物來到了楚國，買通了靳尚、鄭袖等人，游說懷王與齊絕交，聲稱楚與齊斷絕往來之後，秦國願予楚國商、於那相當六百里的地方，懷王貪念土地，果然和齊國斷了瓜葛，絕了交！

事後去向秦索取商、於那塊土地，但張儀故意託病不出，楚懷王以為張儀嫌他做得還不徹底，又特地派人到齊國去，把齊王狠狠地罵了一頓，以表示他和齊絕交之態度的堅決！

但張儀看目的已經達到，卻賴皮的說：「我當時是說送你六里地，那裡說要把商於那塊六百里大的地方送給你？」

懷王聽了張儀的話，才知中了張儀的離間計，一氣之下，便大興兵師伐秦，秦國也派兵迎擊，大戰於丹、浙之地，結果楚兵大敗，被秦兵斬殺了八萬餘人，楚國的將領屈句（音丐）也被秦兵擄去。

楚懷王更加憤怒了。於是悉發國中之兵，以深入擊秦，大戰於藍田；魏國素與楚國不和，聞之乃襲楚至鄧，楚兵大懼，自秦急歸；齊王因楚懷王不久之前向其表示絕交，故怒不相救。楚國大困。

次年，秦國願割漢中之地與楚講和。楚懷王說：「不願得地，願得張儀而甘心焉！」結果張儀來到楚國時，懷王卻又聽信鄭袖等人之言，把他釋放了，當屈原勸他追回張儀之時，已經慢了一步，張儀回到秦國去了！人地兩失，當奈之何！

從此，楚國忽而聯秦，忽而聯齊，國勢飄搖不定，好像在等待暴風雨的來臨。等到秦昭王即位，派使者來告訴楚國說秦王願與楚國聯姻，並請楚懷王派人到秦國去迎接新婦時，楚懷王以為可以從此再奠新基，所以當屈原反對楚國和秦國聯婚時，懷王便阻止了他以後發言的權利！

大約紀元前二九六年，楚懷王受秦國之請到秦國去討論聯姻與締結同盟之事，懷王不知是計，還不顧屈原的力勸，竟聽從了子蘭等人的話，到秦國去了！

剛進了武關，果然像屈原所說的，秦國是虎狼之國，言不可信，楚懷王被秦兵追擊了。於是楚懷王倉卒逃至韓國，韓國因怕秦國兵力強土地大，不敢庇護，楚懷王不得已，又退出韓國的國境，但被秦兵追到了！結果是病死在秦國，我想他死前一定會說：「悔不聽屈平之言！」

懷王病死秦國，頃襄王立，以其弟子蘭為令尹，國勢因而日益削弱，屈原「豈余身之憚殃兮，恐皇輿之敗績」，因而對子蘭的行政有所指責，子蘭知道了，非常生氣，便叫上官大夫在頃襄王的面前說屈原的短話，頃襄王怒而遷之，把他放逐了！

於是屈原鬱鬱不得志，至於江濱，披髮行吟澤畔，顏色憔悴，形容枯槁，這時他憤而為詩，想起他那做左徒一些美麗的時日，想起他放逐時的回風之悲……

他知道自己所以被放逐，是不肯與子蘭、靳尚等人同流合汙的緣故，所以他說：「忠不必用兮，賢不必用。」「苟余心其端直兮，雖僻遠之何傷！」他說他即使「欲變節以從俗兮，媿易初而屈志。」所以「固切人之不媚兮，眾果以我為患！」所以「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，固將愁苦而將窮。」「世溷濁莫余知，人心不可謂兮！」悲夫！

屈原被放逐之後，感情沉抑，無人可訴，常常覺得「心鬱鬱之憂思兮，獨永歎而增傷」，想起那國中的人民，便「哀民生之多艱兮，長太息以掩涕」，感時感事，也「曾歎歎之嗟嗟兮，獨隱伏而思慮，涕泣交而淒淒兮，思不眠以至曙，終長夜之曼曼兮，掩此哀而不去」。紀元前二七八年，秦兵攻入楚國郢都，並毀壞了楚國的祖墳，屈原得到消息，北望故都，傷如之何！

他在〈哀郢〉一辭中寫出如下悲痛的句子：

民離散而相失兮，方仲春而東遷。

去故鄉而就遠兮，遵江夏以流亡。……

背夏浦而西思兮，哀故都之日遠。……

哀州土之平樂兮，悲江介之遺風。

最後他還戀戀不忘的向故都佇望，並且說：「鳥飛反故鄉兮，狐死必首丘。」看，一片忠貞愛國之情自然躍在紙上，他之忠於國愛於鄉的真情，使我們多麼的感動啊！「惟郢路之遼遠兮，魂一夕而九逝」！

但有誰知道他的真心呢？「世溷濁而其余知兮，吾方高馳而不顧，哀南夷之莫吾知兮」，他只能「望北山而流涕兮，臨流水而太息」，想起那破碎的故國，想起那失所的人民，想

起那逝去時日，想起那無能卻善害人的「黨人」，他漸漸地失望了。他原期望有所作為，但時不我與，他終於向命運屈服了！

他在《離騷》的結語中說：「已矣哉！國無人莫我知兮，又何懷乎故都，既莫足與美政兮，吾將從彭咸之所居！」

哀郢之年的五月五日，他說：「甯逝世而流亡兮，不忍為此之常愁，孤子唵而拉淚兮，放子出而不還！」於是乎，他走向汨羅江，望著那茫茫的波浪，滾滾來去，他希望用江水來說明他的孤忠，來說明他的沉痛，於是乎，他把自己交給河伯——凌大波而流風兮，託彭咸之所居！

但滾滾的汨羅水流不走芬芳的詩章，流不走他心中那股廣博的忠貞！因為屈原的辭便如他《涉江》一辭中所說的「與天地兮同時，與日月兮齊光！」

劉向在《新序》一書中曾說屈原「世皆醉，我獨醒；世皆濁，我獨清。」司馬遷也說：「其文約，其辭微，其志潔，其行廉」，又說：「其稱文小而指極大，舉類邇而見事遠。」觀乎屈原其人其文，信矣！

（本文為十九歲時作品）



# 論近體詩的形成

## 一、詩體的變遷

建安以來，文學日趨綺麗，作者崇尚「唯美」，主張為藝術而藝術，講求形式結構，對藝術技巧的討論也日益熱烈，因而產生了聲律與對偶之說。這兩種說法，關係詩體的變遷，也促使詩歌由古體而演為近體。

聲律之說，盛於齊梁之間。其中尤以「沈約、謝朓、王融以氣類相推轂」，最為後人所知。據《南史·沈約傳》云：

約撰四聲譜，以為在昔詞人，累千載而不悟，而獨得胸衿，窮其妙旨，自謂入神之作。